

秦用他國人  
七國虎爭天下莫不招致四方游士然六國所用相皆其宗族及國人如齊之田忌田嬰田文韓之公仲公叔趙之奉陽平原君魏王至以太子為相獨秦不然其始與之謀國以開霸業者中守皆坐匈奴入寇獲罪皆得士死力皆用他人言復故官事切相類疑其只一事云

秦用他國人  
七國虎爭天下莫不招致四方游士然六國所用相皆其宗族及國人如齊之田忌田嬰田文韓之公仲公叔趙之奉陽平原君魏王至以太子為相獨秦不然其始與之謀國以開霸業者魏人公孫鞅也其他若樓緩趙人張儀魏冉范雎皆魏人蔡澤燕人呂不韋韓人李斯楚人皆委國而聽之不疑卒之所以兼天下者諸人之力也燕昭王任郭隗劇辛樂毅幾滅強齊辛毅皆趙人也楚悼王任吳起為相諸侯患楚之強蓋衛人也

### 曹參趙括

漢高祖疾甚呂后問曰蕭相國既死誰令代之上曰曹參可蕭何事惠帝病上問曰君即百歲

後誰可代君對曰知臣莫若主帝曰曹參何如  
曰帝得之矣曹參相齊聞何薨告舍人趣治行  
吾且入相居無何使者果召參趙括自少時學  
兵法其父奢不能難然不謂善謂其母曰趙若  
必將之破趙軍者必括也後廉頗與秦相持秦  
應侯行千金爲反間於趙曰秦之所畏獨趙括  
耳趙王以括代頗將藺相如諫王不聽括母上  
書言括不可使王又不聽秦王聞括已爲趙將  
乃陰使白起代王齧遂勝趙曹參之宜爲相高  
祖以爲可惠帝以爲可蕭何以爲可參自以爲  
可故漢用之而興趙括之不宜爲將其父以爲  
不可母以爲不可大臣以爲不可秦王知之相  
應侯知之將白起知之獨趙王以爲可故用之  
而敗嗚呼將相安危所係可不監哉且秦以白  
起易王齧而趙乃以括代廉頗不待於戰而勝  
負之形見矣

信近於義

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近於禮遠恥辱也因不

矣其親亦可宗也程明道曰因恭信而不失其所以親近於禮義故亦可宗伊川曰因不失於相近亦可尚也又曰因其近禮義而不失其親亦可宗也况於盡禮義者乎范純父曰君子所因者本而立愛必自親始親親必及人故曰因不失其親呂與叔分爲三事謝顯道曰君師友三者雖非天屬亦可以親捨此三者之外吾恐不免於諂賤惟親不失其所親然後可爲宗也楊中立曰信不失義恭不悖禮又因不失其親

焉是亦可宗也尹彥明曰因其近雖未足以盡禮義之本亦不失其所宗尚也予竊以謂義與禮之極多至於不親能至於不失其親斯爲可宗也然未敢以爲是

### 剛毅近仁

剛毅者必不能令色木訥者必不爲巧言此近仁鮮仁之辨也

### 忠恕違道

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中庸曰忠恕違

道不遠學者疑爲不同伊川云中庸恐人不  
乃指而示之近又云忠恕固可以貫道子思恐  
人難曉故降一等言之又云中庸以曾子之言  
雖是如此又恐人尚疑忠恕未可便爲道故曰  
違道不遠游定夫云道一而已豈參彼此所能  
豫哉此忠恕所以違道爲其未能一以貫之也  
雖然欲求入道者莫近於此此所以違道不遠  
也楊中立云忠恕固未足以盡道然而違道不  
遠矣侯師聖云子思之忠恕施諸已而不願亦

勿施於人此已是違道若聖人則不待施諸已  
而不願然後勿施諸人也諸公之說大抵不同  
予竊以爲道不可名言旣麗於忠恕之名則爲  
有迹故曰違道然非忠恕二字亦無可以明道  
者故曰不遠非謂其未足以盡道也違者違去  
之謂非違畔之謂老子曰上善若水水善利萬  
物而不爭處衆人之所惡故幾於道蘇子由解  
云道無所不在無所不利而水亦然然而旣已  
麗於形則於道有間矣故曰幾於道然而可名

之善未有若此者故曰上善其說與此畧同

求為可知

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已知求為可知也  
為之說者皆以為當求為可知之行唯謝顯道  
云此論猶有求位求可知之道在至論則不然  
難用而莫我知斯我貴矣夫復何求予以為君  
子不以無位為患而以無所立為患不以莫已  
知為患而以求為可知為患第四句蓋承上文  
言之夫求之有道若汲汲然求為可知則亦無

所不至矣

里仁

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智孟子論函矢巫匠  
之術而引此以質之說者多以里為居居以親  
仁為美子嘗記一說云函矢巫匠皆里中之仁  
也然於仁之中有不仁存焉則仁亦在夫擇之  
而已矣嘗與鄭景望言之景望不以為然予以  
為此特謂閭巷之間所推以為仁者固在所擇  
正合孟子之意不然仁之為道大矣尚安所擇

而處哉

漢采衆議

漢元帝時珠厓反連年不定上與有司議大發軍待詔賈捐之建議以爲不當擊上以問丞相御史御史大夫陳萬年以爲當擊丞相于定國以爲捐之議是上從之遂罷珠厓郡匈奴呼韓邪單于旣事漢上書願保塞上谷以西請罷邊備塞吏卒以休天子人民天子令下有司議議者皆以爲便郎中侯應習邊事以爲不可許上

狀應對十策有詔勿議罷邊塞事成帝時匈奴使者欲降下公卿議議者言宜如故事受其降光祿大夫谷永以爲不如勿受天子從之使者果詐也哀帝時單于求朝帝欲止之以問公卿亦以爲虛費府帑可且勿許單于使辭去黃門郎楊雄上書諫天子寤焉召還匈奴使者更報單于書而許之安帝時大將軍鄧騭欲棄涼州并力北邊會公卿集議皆以爲然郎中虞詡陳三不可乃更集四府皆從詡議北匈奴復強

西域諸國既絕於漢公卿多以為宜閉玉門關  
絕西域鄧太后召軍司馬班勇問之勇以為不  
可於是從勇議順帝時交阯蠻叛帝召公卿百  
官及四府掾屬問以方略皆議遣大將發兵赴  
之議郎李固駁之乞選刺史太守以往四府悉  
從固議嶺外復平靈帝時涼州兵亂不解司徒  
崔烈以為宜棄詔會公卿百官議之議郎傅燮  
以為不可帝從之此八事者所係利害甚大一  
時公卿百官既同定議矣賈捐之以下八人皆

以郎大夫之微獨陳異說漢元成哀安順靈皆  
非明主悉能違衆而聽之大臣無賢愚亦不復  
執前說蓋猶有公道存焉每事皆能如是天下  
其有不治乎

### 漢母后

漢母后預政不必臨朝及少主雖長君亦然文  
帝繫周勃薄太后曰絳侯綰皇帝璽將軍於北  
軍不以此時反今居一小縣顧欲反邪帝謝曰  
吏方驗而出之遂赦勃吳楚反誅景帝欲續之

竇太后曰吳王老人也宜爲宗室順善今乃首  
亂天下柰何續其後不許吳許立楚後郅都害  
臨江王竇太后怒會匈奴中都以漢法帝曰都  
忠臣欲釋之后曰臨江王獨非忠臣乎於是斬  
都武帝用王臧趙綰太皇竇太后不悅儒術綰  
請毋奏事東宮后大怒求得二人姦利事以責  
上上下下綰臧吏殺之竇嬰田蚡廷辯王太后大  
怒不食曰我在也而人皆藉吾弟且帝寧能爲  
石人邪帝不直蚡特爲太后故殺嬰韓嫣得幸

於上江都王爲太后泣請得入宿衛比嫣后繇  
此銜嫣嫣以姦聞后使使賜嫣死上爲謝終不  
能得成帝幸張放太后以爲言帝常涕泣而遣  
之

田千秋郅憚

漢武帝殺戾太子田千秋訟太子寃曰子弄父  
兵當何罪帝大感悟曰父子之間人所難也  
公獨明其不然公當遂爲吾輔佐遂拜爲丞相  
光武廢郭后郅憚言曰夫婦之好父不能得之



於子况臣能得之於君乎是臣所不敢言雖然願陛下念其可否之計無令天下有議社稷而已帝曰憚善恕已量主遂以郭氏爲中山王太后卒以壽終此二人者可謂善處人骨肉之間諫不費詞婉而能入者矣

### 戾太子

戾太子死武帝追悔爲之族江充家黃門蘇文助充譖太子至於焚殺之李壽加兵刃於太子亦以他事族田千秋以一言至爲丞相又作思

子宮爲歸來望思之臺然其孤孫囚繫於郡邸獨不能釋之至於掖庭令養視而不問也豈非漢法至嚴旣坐太子以反逆之罪雖心知其冤而有所不赦者乎

### 灌夫任安

竇嬰爲丞相田蚡爲太尉同日免蚡後爲丞相而嬰不用無執諸公稍自引而怠驕唯灌夫獨否衛青爲大將軍霍去病才爲校尉已而皆爲大司馬青日衰去病日益貴青故人門下多去

事去病唯任安不肯去灌夫任安可謂賢而知  
義矣然皆以他事卒不免於族誅事不可料如  
此

單于朝漢

漢宣帝黃龍元年正月匈奴單于來朝二月歸  
國十二月帝崩元帝竟寧元年正月又來朝五  
月帝崩故哀帝時單于願朝時帝被疾或言匈  
奴從上游來厭人自黃龍竟寧時中國輒有大  
故上由是難之既不許矣俄以楊雄之言復許

之然元壽二年正月單于朝六月帝崩事之偶  
然符合有如此者

容齋一筆卷第二

容齋一筆卷第三 二十一則

進士試題

唐穆宗長慶元年禮部侍郎錢徽知舉放進士鄭朗等三十三人後以段文昌言其不公詔中書舍人王起知制誥白居易重試駁放盧公亮等十人貶徽江州刺史白公集有奏狀論此事大略云伏料自欲重試進士以來論奏者甚衆蓋以禮部試進士例許用書策兼得通宵得通宵則思慮必周用書冊則文字不錯昨重試之

容齋一筆卷第二

容齋一筆卷第三 二十一則

進士試題

唐穆宗長慶元年禮部侍郎錢徽知舉放進士鄭朗等三十三人後以段文昌言其不公詔中書舍人王起知制誥白居易重試駁放盧公亮等十人貶徽江州刺史白公集有奏狀論此事大略云伏料自欲重試進士以來論奏者甚衆蓋以禮部試進士例許用書策兼得通宵得通宵則思慮必周用書冊則文字不錯昨重試之

書策不容一字木燭只許兩條迫促驚忙幸  
皆成就若比禮部所試事校不同及駁放公亮  
等勅文以爲孤竹管賦出於周禮正經閱其程  
試之文多是不知本末乃知唐試進士許挾書  
及見燭如此國朝淳化三年太宗試進士出卮  
言日出賦題孫何等不知所出相率扣殿檻乞  
上指示之上爲陳大義景德二年御試天道猶  
張弓賦後禮部貢院言近年進士惟鈔略古今  
文賦懷挾入試昨者御試以正經命題多懵所

出則知題目不示以出處也大中祥符元年試  
禮部進士內出清明象天賦等題仍錄題解摹  
印以示之至景祐元年始詔御藥院御試日進  
士題目具經史所出摹印給之更不許上請

### 儒人論佛書

韓文公送文暢序言儒人不當舉浮屠之說以  
告僧其語云文暢浮屠也如欲聞浮屠之說當  
自就其師而問之何故謁吾徒而來請也元微  
之作永福寺石壁記云佛書之妙奧僧當爲予

言子不當爲僧言二公之語可謂至當

### 和歸去來

今人好和歸去來詞子最敬晁以道所言其答李持國書云足下愛淵明所賦歸去來辭遂同東坡先生和之僕所未喻也建中靖國間東坡和歸去來初至京師其門下賓客從而和者數人皆自謂得意也陶淵明紛然一日滿人目前矣參寥忽以所和篇示子率同賦子謝之曰童子無居位先生無並行與吾師共推東坡一人

於淵明問可也參寥即索其文袖之出吳音曰罪過公悔不先與公話今輒以厚於參寥者爲子言昔大宋相公謂陶公歸去來是南北文章之絕唱五經之鼓吹近時繪畫歸去來者皆作大聖變和其辭者如卽事遣興小詩皆不得正中者也

### 四海一也

海一而已地之勢西北高而東南下所謂東北南三海其實一也北至於青滄則云北海南至

於交廣則云南海東漸吳越則云東海無由有  
所謂西海者詩書禮經所載四海蓋引類而言  
之漢西域傳所云蒲昌海疑亦渟居一澤爾班  
超遣甘英往條支臨大海蓋即南海之西云

### 李太白

世俗多言李太白在當塗采白因醉泛舟於江  
見月影俯而取之遂溺死故其地有捉月臺予  
按李陽冰作太白草堂集序云陽冰試弦歌於  
當塗公疾亟草藁萬卷手集未修枕上授簡俾

爲序又李華作太白墓誌亦云賦臨終歌而卒  
乃知俗傳良不足信蓋與謂杜子美因食白酒  
牛炙而死者同也

### 太白雪讒

李太白以布衣入翰林旣而不得官唐史言高  
力士以脫鞵爲恥摘其詩以激楊貴妃爲妃所  
沮止今集中有雪讒詩一章大率載婦人淫亂  
敗國其略云彼婦人之猖狂不如鵲之疆疆彼  
婦人之淫昏不如鶉之奔奔坦蕩君子無悅簧

言又云姐已滅紂褒女惑周漢祖呂氏食其在  
傍秦皇太后毒亦淫荒蝶螈作昏遂掩太陽萬  
乘尚爾匹夫何傷詞殫意窮心切理直如或妄  
談昊天是殛予味此詩豈非貴妃與祿山淫亂  
而白曾發其姦乎不然則飛燕在昭陽之句何  
足深怨也

冉有問衛君

冉有曰夫子為衛君乎子貢曰吾將問之入曰  
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

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為也說者皆評  
較蒯瞶輒之是非多至數百言惟王逢原以十  
字蔽之曰賢兄弟讓知惡父子爭矣最為簡妙  
蓋夷齊以兄弟讓國而夫子賢之則不與衛君  
以父子爭國可知矣晁以道亦有是語而結意  
不同尹彥明之說與逢原同唯楊中立云世之  
說者以謂善兄弟之讓則惡父子之爭可知失  
其旨矣其意為不可曉

商頌



宋自微子至戴公禮樂廢壞正考甫得商頌十二篇於周之太師後又亡其七至孔子時所存才五篇爾宋商王之後也於先代之詩如是則其他可知夫子所謂商禮吾能言之宋不足證也蓋有歎於此杞以夏后之裔至於用夷禮尚何有於文獻哉邾國小於杞宋少昊氏遠於夏商而鳳鳥名官邾子枚數不忘曰吾祖也我知之其亦賢矣

俗語有所本

俗語謂錢一貫有畸曰千一千二米一石有畸曰石一石二長一丈有畸曰丈一丈二之類按考工記及長尋有四尺注云八尺曰尋及長丈二史記張儀傳尺一之檄漢淮南王安書云丈一之組匈奴傳尺一牘後漢尺一詔書唐城南去天尺五之類然則亦有所本云

鄱陽學

鄱陽學在城外東湖之北相傳以爲范文正公作郡守時所創予攷國史范公以景祐三年乙

亥歲四月知饒州四年十二月詔自今須藩鎮  
乃得立學他州勿聽是月范公移潤州余襄公  
集有饒州新建州學記實起於慶曆五年乙酉  
歲其郡守曰都官員外郎張君其略云先是郡  
先聖祠宮棟宇隳剝前守亦嘗相土而未遑締  
治於是即其基於東湖之北偏而經營之浮梁  
人金君卿郎中作郡學莊田記云慶曆四年春  
詔郡國立學時守都官副郎張侯譚始營之明  
年學成與余公記合范公在饒時延君卿置館

舍使公有意建學記中豈無一言及之蓋是時  
公既爲執政去郡十年矣所謂前守相土者不  
知爲何人

### 國忌休務

刑統載唐大和七年勅准令國忌日唯禁飲酒  
舉樂至於科罰人吏都無明文但緣其日不合  
釐務官曹即不得決斷刑獄其小小筭責在禮  
律固無所妨起今以後縱有此類臺府更不要  
舉奏舊唐書載此事因御史臺奏均王傅王堪

男國忌日於私第科決作人故降此詔蓋唐世國忌休務正與私忌義等故雖刑獄亦不決斷謂之不合釐務者此也今在京百官唯雙忌作假以其拜跪多又晝漏已數刻若單忌獨三省歸休耳百司坐曹決獄與常日亡異視古誼爲不同元微之詩云縛遣推囚名御史狼藉囚徒滿田地明日不推緣國忌又可證也

漢昭順二帝

漢昭帝年十四能察霍光之忠知燕王上書之

詐誅桑羊上官桀後世稱其明然和帝時竇憲兄弟專權太后臨朝共圖殺害帝陰知其謀而與內外臣僚莫由親接獨知中常侍鄧衆不事豪黨遂與定議誅憲時亦年十四其剛決不下昭帝但范史發明不出故後世無稱焉順帝時梁商爲大將軍輔政商以小黃門曹節用事於中遣子冀與交友而宦官忌其寵反欲害之中常侍張逵遽政楊定等與左右連謀共譖商及中常侍曹騰孟賁云欲議廢立請收商等按罪

帝曰大將軍父子我所親騰貴我所愛必無是  
但汝曹共妬之耳達等知言不用遂出矯詔收  
縛騰貴帝震怒收達等殺之此事尤與昭帝相  
類霍光忠於國而爲子禹覆其宗梁商忠於國  
而爲子冀覆其宗又相似但順帝復以政付冀  
其明非昭帝比故不爲人所稱

### 三女后之賢

王莽女爲漢平帝后自劉氏之廢常稱疾不朝  
會恭敬憚傷哀欲嫁之后不肯及莽敗后曰何

面目以見漢家自投火中而死楊堅女爲周宣  
帝后知其父有異圖意頗不平形於言色及禪  
位憤惋愈甚堅內甚愧之欲奪其志后誓不許  
乃止李昇女爲吳太子璉妃昇旣篡吳封爲永  
興公主妃聞人呼公主則流涕而辭三女之事  
略同可畏而仰彼爲其父者安所置愧乎

### 賢父兄子弟

宋謝晦爲右衛將軍權遇已重自彭城還都迎  
家賓客輻湊兄瞻驚駭曰汝名位未多而人歸

趣乃爾此豈門戶之福邪乃以籬隔門庭曰吾不忍見此又言於宋公裕特乞降黜以保衰門及晦立佐命功瞻意憂懼遇病不瘳而卒晦果覆其宗顏竣於孝武有功貴重其父延之常語之曰吾平生不喜見要人今不幸見汝嘗早請竣見賓客盈門竣尚未起延之怒曰汝出糞土之中升雲霞之上遽驕傲如此其能久乎竣竟爲孝武所誅延之瞻可謂賢父兄矣隋高頴拜爲僕射其母戒之曰汝富貴已極但有一斫頭

爾頴由是常恐禍變及罷免爲民歡然無恨色後亦不免爲煬帝所誅唐潘孟陽爲侍郎年未四十母曰以爾之材而位丞郎使吾憂之嚴武卒母哭曰而今而後吾知免爲官婢三者可謂賢母矣褚淵助蕭道成篡宋爲齊淵從弟炤謂淵子貴曰不知汝家司空將一家物與一家亦復何謂及淵爲司徒炤歎曰門戶不幸乃復有今日之拜淵卒世子貴恥其父失節服除遂不仕以爵與其弟屏居終身齊王晏助明帝奪國

從弟思遠曰兄將來何以自立若及此引決  
可保全門戶及拜驃騎將軍集會子弟謂思遠  
兄思微曰隆昌之末阿戎勸吾自裁若從其語  
豈有今日思遠曰如何戎所見今猶未晚也晏  
歎曰世乃有勸人死者晏果爲明帝所誅炤責  
思遠可謂賢子弟矣

蔡君謨帖

蔡君謨一帖云襄昔之爲諫臣與今之爲詞臣  
一也爲諫臣有言責世人自見踈今無是焉世

人見親襄之於人未始異之而人之觀故有以  
異也觀此帖乃知昔時居臺諫者爲人所踈如  
此今則反是方爲此官時其門揮汗成雨一徙  
他局可張爵羅風俗媮薄甚矣又有送荔枝與  
昭文相公一帖云襄再拜宿來伏惟台候起居  
萬福閩中荔枝唯陳家紫號爲第一輒獻左右  
以伸野芹之誠幸賜收納謹奉手狀上聞不宣  
襄上昭文相公閣下是時侍從與宰相往還其  
禮蓋如是今之不情苛禮吁可厭哉

親王與從官往還

神宗有御筆一紙乃爲潁王時封還李受門狀者狀云右諫議大夫天章閣待制兼侍講李受起居皇子大王而其外封題曰台銜回納下云皇子忠武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上柱國潁王名謹封名乃親書其後受之子覆以黃繳進故藏于顯謨閣先公得之於燕始知國朝故事親王與從官往還公禮如此

三傳記事

秦穆公襲鄭晉納邾捷菑三傳所書略相似左氏書秦事曰杞子自鄭告秦曰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訪諸蹇叔蹇叔曰勞師以襲遠非所聞也且行千里其誰不知公辭焉召孟明出師蹇叔哭之曰孟子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入也公曰爾何知中壽爾墓之木拱矣蹇叔之子與師哭而送之曰晉人禦師必於殽殽有二陵焉必死是間余收爾骨焉秦師遂東公羊曰秦伯將襲鄭百里子與蹇叔子諫曰千里而襲人未

有不亡者也秦伯怒曰若爾之年者宰上之木  
拱矣爾曷知師出百里子與蹇叔子送其子而  
戒之曰爾即死必於殽嶽巖吾將尸爾焉子揖  
師而行百里子與蹇叔子從其子而哭之秦伯  
怒曰爾曷爲哭吾師對曰臣非敢哭君師哭臣  
之子也穀梁曰秦伯將襲鄭百里子與蹇叔子  
諫曰千里而襲人未有不亡者也秦伯曰子之  
冢木已拱矣何知師行百里子與蹇叔子送其  
子而戒之曰女死必於殽之巖唵之下我將尸

女於是師行百里子與蹇叔子隨其子而哭之  
秦伯怒曰何爲哭吾師也二子曰非敢哭師也  
哭吾子也我老矣彼不死則我死矣其書邾事  
左氏曰邾文公元妃齊姜生定公二妃晉姬生  
捷菑文公卒邾人立定公捷菑奔晉晉趙盾以  
諸侯之師八百乘納之邾人辭曰齊出纍且長  
宣子曰辭順而弗從不祥乃還公羊曰晉卻缺  
帥師革車八百乘以納接菑于邾婁力沛然若  
有餘而納之邾婁人辭曰接菑晉出也纍且齊



出也子以其指則接菑也四獲且也六子以大國壓之則未知齊晉孰有之也貴則皆貴矣雖然獲且也長卻缺曰非吾力不能納也義實不爾克也引師而去之穀梁曰長轂五百乘絲地千里過宋鄭滕薛魯入千乘之國欲變人之主至城下然後知何知之晚也捷菑晉出也獲且齊出也獲且正也捷菑不正也予謂秦之事穀梁紆餘有味邾之事左氏語簡而切欲爲文記事者當以是觀之

### 張嘉貞

唐張嘉貞爲并州長史天兵軍使明皇欲相之而忘其名詔中書侍郎韋抗曰朕嘗記其風操今爲北方大將張姓而複名卿爲我思之抗曰非張齊丘乎今爲朔方節度使帝即使作詔以爲相夜閱大臣表疏得嘉貞所獻遂相之議者謂明皇欲大用人而鹵莽若是非得嘉貞表疏則誤相齊丘矣予攷其事大爲不然按開元八年嘉貞爲相而齊丘以天寶八載始爲朔方節

度相去三十年安得如上所云者又是時明皇  
臨御未久方厲精爲治不應置相而不審其名  
位蓋鄭處誨所著明皇雜錄妄載其事史家誤  
采之也資治通鑑棄不取云

張九齡作牛公碑

張九齡爲相明皇欲以涼州都督牛仙客爲尚  
書執不可曰仙客河湟一使典耳擢自胥史目  
不知書陛下必用仙客臣實恥之帝不悅因是  
遂罷相觀九齡集中有贈涇州刺史牛公碑蓋

仙客之父譽之甚至云福善莫大於有後仙客  
爲國之良用商君耕戰之國修充國羌胡之具  
出言可復所討而然邊捍長城主恩前席正稱  
其在涼州時與所諫止尚書事亦才一年然則  
與仙客非有夙嫌特爲公家忠計耳

唐人告命

唐人重告命故顏魯公自書告身今猶有存者  
韋述集賢注記一事尤著漫載於此開元二  
十三年十月制加皇子榮王已下官爵令宰相

及朝官工書者就集賢院寫告身以進於是宰相張九齡裴耀卿李林甫朝士蕭太師嵩李尚書嵩崔少保琳陳黃門希烈嚴中書挺之張兵部均韋太常陟楮諫議庭誨等十三人各寫一通裝縹進內上大悅賜三相絹各三百匹餘官各二百匹以唐書考之是時十三王並授開府儀同三司詔詣東宮尚書省上日百官集送有司供帳設樂悉拜王府官屬而不書此事

### 典章輕廢

典章故事有一時廢革遂不可復者牧守銅魚之制新除刺史給左魚到州取州庫右魚合契周顯德六年詔以特降制書何假符契遂廢之唐兩省官上事宰臣送上四相共坐一榻各据一隅謂之押角晉天福五年勅廢之

容齋一筆卷第三

容齋一筆卷第四 二十三則

張浮休書

張芸叟與石司理書云頃游京師求謁先達之門每聽歐陽文忠公司馬溫公王荊公之論於行義文史爲多唯歐陽公多談吏事旣久之不免有請大凡學者之見先生莫不以道德文章爲欲聞者今先生多教人以吏事所未諭也公曰不然吾子皆時才異日臨事當自知之大抵文學止於潤身政事可以及物吾昔貶官夷陵

容齋一筆卷第三

容齋一筆卷第四 二十三則

張浮休書

張芸叟與石司理書云頃游京師求謁先達之門每聽歐陽文忠公司馬溫公王荊公之論於行義文史爲多唯歐陽公多談吏事旣久之不免有請大凡學者之見先生莫不以道德文章爲欲聞者今先生多教人以吏事所未諭也公曰不然吾子皆時才異日臨事當自知之大抵文學止於潤身政事可以及物吾昔貶官夷陵

方壯年未厭學欲求史漢一觀公私無有也無以遣日因取架閣陳年公案反覆觀之見其枉直乖錯不可勝數以無爲有以枉爲直違法徇情滅親害義無所不有且夷陵荒遠編小尚如此天下固可知也當時仰天誓心曰自爾遇事不敢忽也是時蘇明允父子亦在焉嘗聞此語又有答孫子發書多論資治通鑑其略云温公嘗曰吾作此書唯王勝之嘗閱之終篇自餘君子求乞欲觀讀未終紙已欠伸思睡矣書十九

年方成中間受了人多少語言陵藉云云此兩事士大夫罕言之淨休集百卷無此二篇今豫章所刊者附之集後

### 温公客位榜

司馬温公作相日親書榜彙揭于客位日訪及諸君若觀朝政闕遺庶民疾苦欲進忠言者請以奏牘聞於朝廷先得與同僚商議擇可行者進呈取旨行之若但以私書寵諭終無所益若光身有過失欲賜規正即以通封書簡分付吏

人令傳入光得內自省訟佩服改行至於整會  
官職差遣理雪罪名凡干身計並請一面進狀  
光得與朝省衆官公議施行若在私第垂訪不  
請語及某再拜咨白乾道九年公之曾孫伋出  
鎮廣州道過贛獲觀之

李頎詩

歐陽公好稱誦唐嚴維詩柳塘春水慢花塢夕  
陽遲及楊衡竹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之句以  
爲不可及予絕喜李頎詩云遠客坐長夜雨聲

孤寺秋請量東海水看取淺深愁且作客涉遠  
適當窮秋暮投孤村古寺中夜不能寐起坐淒  
惻而聞簷外雨中其爲一時襟抱不言可知而  
此兩句十字中盡其意態海水喻愁非過語也  
詩中用茱萸字

劉夢得云詩中用茱萸字者凡三人杜甫云醉  
把茱萸子細看王維云插遍茱萸少一人朱放  
云學他年少插茱萸三君所用杜公爲優予觀  
唐人七言用此者又十餘家漫錄于後王昌齡

茱萸插鬢花宜壽戴叔倫插鬢茱萸來未盡處  
綸茱萸一朵映華簪權德輿酒泛茱萸晚易醺  
白居易舞鬟擺落茱萸房茱萸色淺未經霜楊  
衡強插茱萸隨衆人張諤茱萸凡作幾年新耿  
漳髮希那敢插茱萸劉商郵筒不解獻茱萸崔  
櫓茱萸冷吹溪口香周賀茱萸城裏一尊前比  
之杜句真不侔矣

鬼宿度河

宋蒼梧王當七夕夜令楊玉夫伺織女度河曰

見當報我不見當殺汝錢希白洞微志載蘇德  
哥爲徐肇祀其先人曰當夜半可已蓋俟鬼宿  
度河之後翟公巽作祭儀十卷云或祭於昏或  
祭於旦皆非是當以鬼宿度河爲候而鬼宿渡  
河常在中夜必使人仰占以俟之葉少蘊云公  
巽博學多聞援證皆有據不肯碌碌同衆所見  
必過人予按天上經星終古不動鬼宿隨天西  
行春昏見於南夏晨見於東秋夜半見於東冬  
昏見於東安有所謂渡河及常在中夜之理織



女昏晨與鬼宿正相反其理則同蒼梧王荒傳  
小兒不足笑錢翟葉三公皆名儒碩學亦不深  
致如此杜詩云牛女漫愁思秋期猶渡河牛女  
年年度何曾風浪生梁劉孝儀詩云欲待黃昏  
至含嬌淺渡河唐人七夕詩皆有此說此自是  
牽俗遣詞之過故杜老又有詩云牽牛出河西  
織女處其東萬古永相望七夕誰見同神光竟  
難候此事終蒙朧蓋自洞曉其實非他人比也

府名軍額

雍州軍額曰永興府曰京兆而守臣以知永興  
軍府事兼京兆府路安撫使結銜鎮州軍額曰  
成德府曰真定而守臣以知成德軍府事兼真  
定府路安撫使結銜政和中始正以府額爲稱  
荊州軍額曰荊南府曰江陵而守臣則曰知荆  
南通判曰通判荆南自餘掾幕縣官則曰江陵  
府淳熙四年始盡以江陵爲稱孟州軍額曰河  
陽三城無府額而守臣曰知河陽軍州事陝州  
無府額而守臣曰知陝州軍府事法令行移亦

陝府

馬融皇甫規

漢順帝時西羌叛遣征西將軍馬賢將十萬人討之武都太守馬融上疏曰賢處處留滯必有潰叛之變臣願請賢所不用關東兵五千裁假部隊之號盡力率厲三旬之中必克破之不從賢果與羌戰敗父子皆沒羌遂寇三輔燒園陵詔武都太守趙冲督河西四郡兵追擊安定上計掾皇甫規上疏曰臣比年以來數陳便宜羌

戎未動策其將反馬賢始出知其必敗願假臣屯列坐食之兵五千出其不意與冲共相首尾土地山谷臣所曉習可不煩方寸之印尺帛之賜可以滌患帝不能用趙冲擊羌不利羌寇充斥涼部震恐冲戰死累年然後定按馬融皇甫規之言曉然易見而所請兵皆不過五千然訖不肯從乃知宣帝納用趙充國之冊為不易得所謂明主可為忠言也

孟蜀避唐諱

蜀本石九經皆孟昶時所刻其書淵世民三字皆缺畫蓋爲唐高祖太宗諱也昶父知祥嘗爲莊宗明宗臣然於存勗嗣源字乃不諱前蜀王氏已稱帝而其所立龍興寺碑言及唐諸帝亦皆平闕乃知唐之澤遠矣

### 翰苑親近

白樂天渭村退居寄錢翰林詩敘翰苑之親近云曉從朝興慶春陪宴栢梁分庭皆命婦對院即儲皇貴主冠浮動親王轡鬧裝金鈿相照耀

朱紫間熒煌毬簇桃花騎歌巡竹葉觴窪銀中貴帶昂黛內人粧賜襖東城下頒酺曲水傍樽罍分聖酒妓樂借仙倡蓋唐世宮禁與外廷不至相隔絕故杜子美詩戶外昭容紫袖垂雙瞻御座引朝儀又云舍人退食收封事宮女開函近御筵而學士獨稱內相至於與命婦分庭見貴主冠服內人黛粧假仙倡以佐酒他司無比也

### 寧馨阿堵

寧馨阿堵晉宋間人語助耳後人但見王衍指錢云舉阿堵物却又山濤見衍曰何物老媪生寧馨兒今遂以阿堵爲錢寧馨兒爲佳兒殊不然也前輩詩語言少味無阿堵冰雪相看有此君又家無阿堵物門有寧馨兒其意亦如此宋廢帝之母王太后疾篤帝不往視后怒謂侍者取刀來剖我腹那得生寧馨兒觀此豈得爲佳顧長康畫人物不點目精曰傳神寫照正在阿堵中猶言此處也劉真長譏殷淵源曰田舍兒

彊學人作爾馨語又謂桓溫曰使君如馨地寧可鬪戰求勝王導與阿充語曰正自爾馨王恬撥王胡之手曰冷如鬼手馨彊來捉人臂至今吳中人語言尚多用寧馨字爲問猶言若何也劉夢得詩爲問中華學道者幾人雄猛得寧馨蓋得其義以寧字作平聲讀

### 鳳毛

宋孝武嗟賞謝鳳之子超宗曰殊有鳳毛今人以子爲鳳毛多謂出此按世說王劭風姿似其

父導桓温曰夫奴固自有鳳毛其事在前與此不同

### 牛米

燕慕容皝以牛假貧民使佃苑中稅其什之八自有牛者稅其七參軍封裕諫以爲魏晉之世假官田牛者不過稅其什六自有牛者中分之不取其七八也予觀今吾鄉之俗募人耕田十取其五而用主牛者取其六謂之牛米蓋晉法也

### 爲文矜夸過實

文士爲文有矜夸過實雖韓文公不能免如石鼓歌極道宣王之事偉矣至云孔子西行不到秦掎撫星宿遺羲娥陋儒編詩不收拾二雅編迫無委蛇是謂三百篇皆如星宿獨此詩如日月也二雅褊迫之語尤非所宜言今世所傳石鼓之詞尚在豈能出吉日車攻之右安知非經聖人所刪乎

### 送孟東野序

韓文公送孟東野序云物不得其平則鳴然其  
文云在唐虞時咎陶禹其善鳴者而假之以鳴  
夔假於韶以鳴伊尹鳴殷周公鳴周又云天將  
和其聲而使鳴國家之盛然則非所謂不得其  
平也

### 噴嚏

今人噴嚏不止者必喫唾祝云有人說我婦人  
尤甚予按終風詩寤言不寐願言則嚏鄭氏箋  
云我其憂悼而不能寐女思我心如是我則嚏

也今俗人嚏云人道我此古之遺語也乃知此  
風自古以來有之

### 野史不可信

野史雜說多有得之傳聞及好事者緣飾故類  
多失實雖前輩不能免而士大夫頗信之姑摭  
真宗朝三事于左魏泰東軒錄云真宗次澶淵  
語寇萊公曰虜騎未退何人可守天雄軍公言  
參知政事王欽若退即召王於行府諭以上意  
授勅俾行王未及有言公遽酌大白飲之命曰

王馬孟且曰參政勉之回日即爲同列也王馳  
騎入魏越十一日虜退召爲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或云王公數進疑詞於上前故萊公因事出  
之予按澶淵之役乃景德元年九月是時萊公  
爲次相欽若爲參政閏九月欽若判天雄二年  
四月罷政三年萊公罷相欽若復知樞密院至  
天禧始拜相距景德凡十四年其二事者沈括  
筆談云向文簡拜右僕射真宗謂學士李昌武  
曰朕自即位以來未嘗除僕射敏中應甚喜昌

武退朝往候之門闌悄然明日再對上笑曰向  
敏中大耐官職存中自注云向公拜僕射正月  
未曾考於國史因見中書記是天禧元年八月  
而是年二月王欽若亦加僕射予按真宗朝自  
敏中之前拜僕射者六人呂端李沆王旦皆自  
宰相轉陳堯叟以罷樞密使拜張齊賢以故相  
拜王欽若自樞密使轉及敏中轉右僕射與欽  
若加左僕射同日降制是時李昌武死四年矣  
昌武者宗諤也其三事者存中筆談又云時丁

晉公從真宗巡幸禮成詔賜輔臣玉帶時輔臣  
八人行在祇候庫止有七帶尚衣有帶謂之比  
玉價直數百萬上欲以足其數公心欲之而位  
在七人之下度必不及已乃諭有司某自有小  
私帶可服候還京別賜可也既各受賜而晉公  
一帶僅如指闊上顧近侍速易之遂得尚衣御  
帶予按景德元年真宗巡幸西京大中祥符元  
年巡幸泰山四年幸河中丁謂皆爲行在三司  
使未登政府七年幸亳州謂始以參知政事從

時輔臣六人王旦向敏中爲宰相王欽若陳堯  
叟爲樞密使皆在謂上謂之下尚有樞密副使  
馬知節即不與此說合且旣爲玉帶而又名比  
玉尤可笑魏泰無足論沈存中不應爾也

### 謗書

司馬遷作史記於封禪書中述武帝神仙鬼竈  
方士之事甚備故王允謂之謗書國朝景德祥  
符間治安之極王文穆陳文忠陳文僖丁晉公  
諸人造作天書符瑞以爲固寵容悅之計及真



上仙王沂公懼貽後世譏議故請藏天書於梓宮以滅跡而實錄之成乃文穆監修其載崇奉宮廟祥雲芝鶴唯恐不詳遂爲信史之累蓋與太史公謗書意異而實同也

王文正公

祥符以後凡天書禮文宮觀典冊祭祀巡幸祥瑞頌聲之事王文正公且實爲參政宰相無一不預官自侍郎至太保公心知得罪於清議而固戀患失不能決去及其臨終乃欲削髮僧服

以歛何所補哉魏野贈詩所謂西祀東封今已了好來相伴赤松遊可謂君子愛人以德其箴戒之意深矣歐陽公神道碑悉隱而不書蓋不可書也雖持身公清無一可議然特張禹孔光胡廣之流云

晉文公

晉公子重耳自狄適他國凡七衛成公曹共公鄭文公皆不禮焉齊桓公妻以女宋襄公贈以馬楚成王享之秦穆公納之卒以得國衛曹鄭

同姓齊宋秦楚皆異姓非所謂豈無他人不  
如同姓也晉文公卒未葬秦師伐鄭滅滑無預  
晉事晉先軫以爲秦不哀吾喪而伐吾同姓背  
秦大惠使襄公墨衰經而伐之雖幸勝於殺終  
啓焚舟之戰兩國交兵不復修睦者數百年先  
軫是年死於狄孫穀而誅滅天也

### 南夷服諸葛

蜀劉禪時南中諸郡叛諸葛亮征之孟獲爲夷  
漢所服七戰七擒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

蜀志所載止於一時之事國朝淳化中李順亂  
蜀招安使雷有終遣嘉州士人辛怡顯使於南  
詔至姚州其節度使趙公美以書來迎云當境  
有瀘水昔諸葛武侯戒曰非貢獻征討不得輒  
渡此水若必欲過須致祭然後登舟今遣本部  
軍將賫金龍二條金錢三十文并設酒脯請先  
祭享而渡乃知南夷心服雖千年如初嗚呼可  
謂賢矣事見怡顯所作雲南錄

### 二疏贊

作議論文字須考引事實無差忒乃可傳信後世東坡先生作二疏圖贊云孝宣中興以法馭人殺蓋韓楊蓋三良臣先生憐之振袂脫屣使知區區不足驕士其立意超卓如此然以其時考之元康三年二疏去位後二年蓋寬饒誅又三年韓延壽誅又三年楊惲誅方二疏去時三人皆亡恙蓋先生文如傾河不復效常人尋閱質究也

### 李宓伐南詔

唐天寶中南詔叛劍南節度使鮮于仲通討之喪士卒六萬人楊國忠掩其敗狀仍敘其戰功時募兵擊南詔人莫肯應募國忠遣御史分道捕人連枷送詣軍所行者愁怨所在哭聲振野至十三載劍南留後李宓將兵七萬往擊南詔南詔誘之深入閉壁不戰宓糧盡士卒瘴疫及饑死什七八乃引還蠻追擊之宓被擒全軍皆沒國忠隱其敗更以捷聞益發兵討之此通鑑所紀舊唐書云李宓率兵擊蠻於西洱河糧盡

翼旋馬足陷橋爲閣羅鳳所擒新唐書亦云  
敗死於西洱河予按高適集中有李宓南征蠻  
詩一篇序云天寶十一載有詔伐西南夷丞相  
楊公兼節制之寄乃奏前雲南太守李宓涉海  
自交趾擊之徃復數萬里十二載四月至于長  
安君子是以知廟堂使能而李公效節予忝斯  
人之舊因賦是詩其略曰肅穆廟堂上深沉節  
制雄遂令感激士得建非常功鼓行天海外轉  
戰蠻夷中長驅大浪破急擊羣山空餉道忽已

遠縣軍垂欲窮野食掘田鼠哺餐兼餽僅收兵  
列亭候拓地彌西東瀘水夜可涉交州今始通  
歸來長安道召見甘泉宮其所稱述如此雖詩  
人之言未必皆實然當時之人所賦其事不應  
虛言則宓蓋歸至長安未嘗敗死其年又非十  
三載也味詩中掘鼠餐僅之語則知糧盡危急  
師非勝歸明甚

浮梁陶器

彭器資尚書文集有送許屯田詩曰浮梁巧燒